

曹靖华译著文集

七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河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新登字(京)159 号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七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95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一版 199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400 册

ISBN 7-301-01712-X/ I·265

定价:7.20 元

第七卷说明

《白茶》是苏俄独幕剧集，一九二七年四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一九四〇年六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于一九四三、一九四七、一九五一年多次再版。

《蠢货》是俄国独幕剧集，一九二九年八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一九三五年二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并于一九四〇、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再版；其中契诃夫的四个独幕剧于一九五四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由香港中流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契诃夫独幕剧集》，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艺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契诃夫独幕剧杂剧和故事集》作了订正。

《三姊妹》一九二五年八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九二七、一九三二、一九四七年再版；一九四二年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同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再版；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一九五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六〇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契诃夫文集》第六卷作了订正。

《粮食》作于一九三〇年,译于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由伯力远东国家出版局出版;一九五一年七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次收入本《文集》时,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基尔尚选集》作了订正。

目 录

白茶	(1)
白茶.....	班珂 (3)
永恒的女性.....	奥涅金 (31)
小麻雀.....	伯兰茨维基 (39)
千方百计.....	亚穆伯 (63)
可怜的裴迦.....	亚穆伯 (79)
蠢货	(97)
纪念日.....	契诃夫 (99)
蠢货.....	契诃夫(115)
求婚.....	契诃夫(139)
结婚.....	契诃夫(161)
贵族长的早餐.....	屠格涅夫(179)
三姊妹	契诃夫(213)
粮食	基尔尚(295)

白 茶

(独幕剧集)

白茶

班珂

登 场 人 物

帕夫利克——大学生

沃洛佳——大学生

格里布——大学生

学生甲——大学生

学生乙——大学生

咖啡馆的歌女

列娜——女裁缝

娜佳——女裁缝

公寓的伙计

地 点

九十年代初一所有大学的城市里。

布 景

下等公寓里一间大学生的住房，布置平常，沿左边墙放了两张床；一张床靠外一点，一张床靠里一点。两张床之间放着一只五斗橱。一张床下放一只篮子，另一张床下放一只箱子。墙角有一只普通脸盆，盆里放着茶杯和水罐。对面墙跟前放一张躺椅。中间墙跟前放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书、纸、帽子、玻

璃杯、茶杯等。五斗橱上、躺椅上各处摊的都是书。有一本书扔在床脚头。中间墙左边有一道门。帕夫利克在靠外的一张床上躺着,沃洛佳在另一张床上躺着。他们是同班同学。帕夫利克穿制服,沃洛佳没有穿制服,盖着被,露出脚,穿着高筒靴。都沉默不语。

帕夫利克 沃洛佳,你睡着了吗?

沃洛佳 睡着了。

帕夫利克 睡得很熟吗?

沃洛佳 睡得跟死人一样。

帕夫利克 那么,你不想吃饭吗?

沃洛佳 滚开吧!

帕夫利克 (稍停)(唱)

医生跑到医生面前,

医生对医生说:

“朋友,我们怎么去问一问,

到什么地方吃饭?

医生回答医生说:

“‘画饼’就是咱们的‘午餐’!”

沃洛佳,我这份也送给你吃了吧!

沃洛佳 你说的笑话也不见得怎么可笑,还不如躺着不作声,免得饿得慌!

帕夫利克 唔,睡吧!让你睡着了梦见古来所有的饿死鬼吧!

沃洛佳 我可不敢,你去梦见吧!

帕夫利克 好了!

[沃洛佳脸转向墙,稍停。

沃洛佳 几点钟了?

帕夫利克 你让我看哪一只钟呢……让我看日规……还是看当给当铺的那只钟?

沃洛佳 (生气地)你告诉我几点钟了吧。

帕夫利克 看看你的当票不就得了……

沃洛佳 (怒冲冲地站起来,走到五斗橱前看了看闹钟)十一点四十分了。(咬着指甲在室内走来走去)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吃最后一顿饭呢?

帕夫利克 大概在石器时代吧。

沃洛佳 (笑,沉思地)我们还是昨天两点的时候吃了一顿饭;昨晚上没吃饭,今天早上又没吃饭。

帕夫利克 那又怎么办呢?……

沃洛佳 我们快一天一夜没吃饭了……唉!

帕夫利克 别计较这些了;将来挨饿的日子长着呢……

沃洛佳 我问你,格里布大概有钱吧?你说呢?

帕夫利克 格里布有一个秃头,有一个老掉牙的老太婆;加在一起一钱不值!

沃洛佳 帕夫利克,你说话太损人了!

帕夫利克 沃洛佳,你说话太下贱!实在太下贱了!

〔稍停。〕

沃洛佳 管它呢,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想着吃饭!

帕夫利克 别瞎扯了;上星期你还想着呢。

沃洛佳 你这么胡说八道,寻开心,不如去找谁借点钱吧?

帕夫利克 去跟掌柜的借一回吧!(冷得瑟缩起来)这样冷的天,他连火也不给生!他真有点浑蛋了!我们不过两个月没交他房钱。

沃洛佳 你真烦人,我要走了。

帕夫利克 上哪儿去?

沃洛佳 (毅然穿上制服,又犹豫地咬指甲)

帕夫利克 (无聊地向上啐唾沫)

沃洛佳 起来吧,你这窝囊废!起来想个法子。

帕夫利克 我已经躺下了。请你让他们把茶炊端来。

沃洛佳 可是茶叶和糖你自己做?

帕夫利克 我并不是要烧茶,我是要来装样子。不然让伙计们看着也太寒酸了。人家都起床了,还不让端茶炊。就是破衣烂衫的乞丐,面子也是要紧的。叫人把茶炊端来!

沃洛佳 这不过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罢了。(按铃)

〔伙计上。〕

帕夫利克 (怒)把茶炊端来!

伙计 不要买什么东西吗?

帕夫利克 不买什么!你买什么不买,沃洛佳?

沃洛佳 不买!把茶炊端来!

伙计 就来。(下)

沃洛佳 帕夫利克,跟他借五十戈比吧?

帕夫利克 借是可以,就是怕他不肯……

沃洛佳 我来试试。

〔伙计端茶炊上。〕

沃洛佳 唔……我说……喂!……伙计!

伙计 要什么?

沃洛佳 这个……这个……这个……给我……(半吞半吐)你把我的漱口盂拿来!

伙计 就来。(下)

帕夫利克 哈——哈——哈!你怎么连这点胆子都没有?

沃洛佳 (无精打采地)这太说不出口了!

帕夫利克 还是面子要紧吧?

沃洛佳 如果没饭吃,还要面子干什么用!我问他借好了!

〔伙计把漱口盂拿来放下,向门走去。〕

沃洛佳 伙计!

伙计 什么事?

沃洛佳 就是这个。我的一张邮局的汇票。这不是,(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票据,放在手里挥着)汇票,你明白吗?——要取钱了!你明白吗?

伙计 明白。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沃洛佳 二十五卢布!明白吗?

伙计 明白。

沃洛佳 但是今天来不及取了。

伙计 怎么来不及取?到两点才取钱呢!

沃洛佳 这还得要学校的担保……真麻烦。(向帕夫利克)你说呢——能来得及吗?

帕夫利克 (讥笑地)我想来得及。

沃洛佳 (咬牙)你这傻瓜!(胆大些,向伙计)那么,伙计,请你借给我一点钱吧,明天我去邮局取出来就还你。

伙计 我没钱。

沃洛佳 没钱?

伙计 我怎么会有钱?

沃洛佳 没有就算了!去你的吧!

〔伙计下。〕

帕夫利克 借钱又没指望了!

沃洛佳 滚开!你自己把事情弄糟了,还来嘲弄人。

帕夫利克 哈——哈——哈!你给他看的什么?不是汇票,是出入证吧?

沃洛佳 是出入证。

帕夫利克 这倒不错……唉,别生气了,倒茶吧!

沃洛佳 你怕是饿疯了吧?……(指额头)这里有点疯吧?

帕夫利克 我倒茶是装样子的!是装样子的!

沃洛佳 装样子干吗!我可不愿意自己来哄自己的肚皮!

帕夫利克 (站起来)不喝,我自己来喝。(走到桌前洗茶壶)

沃洛佳 还要洗!好像真准备喝茶似的。

帕夫利克 你知道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我很相信降神术,我这么一弄,那茶神马上就下降了!(往茶壶里倒上水,放到茶炊上。预备茶杯;郑重其事地做这一切)

沃洛佳 最好把空茶叶盒子也放到茶壶上,把包糖纸放到桌上。
(把这些都从写字桌上拿过来)

帕夫利克 好了!真像那么回事了……怎么?(忙和)请坐下吧;你来做我们的饿客吧……

〔叩门声。

帕夫利克 请进!

〔伙计上。

伙计 掌柜要钱了。

帕夫利克 好吧。太巧了……

伙计 掌柜很生气。

帕夫利克 生气?告诉他好了;就说生气不但没有好处,而且是很蠢的事。康德说过:“生气就是因为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你记住,康德说的……

伙计 他说要告你们。

帕夫利克 可不,这也是个好办法。

伙计 叫我拿什么话去回掌柜的呢?

帕夫利克 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话去回他。一切我要说的,我都对他说过了。

伙计 明天能付钱吗?

帕夫利克 明天?为什么要明天?为什么明天的日子要比其他日子特别?不论哪天都一样……

伙计 听说明天你们要上邮局去领钱……(指沃洛佳)汇票在他手里……

帕夫利克 噢!沃洛佳,明天你的汇票还有效吗?没有过期吗?

〔沃洛佳恶狠狠地转过脸来。〕

帕夫利克 是的,不错……汇票……是真的。真有汇票。你对他说——明天就付给他钱。

伙计 那我就这么对他说。(下)

帕夫利克 唔,咱们来喝茶吧……

沃洛佳 你一个人喝吧。我不喝。

帕夫利克 (把茶壶从茶炊上拿下来,端茶壶对着茶杯)你要浓一点的茶?

沃洛佳 (忍不住笑)是的,要浓一点。

帕夫利克 太浓就不讲卫生了……(拿起茶壶往茶杯里倒了一点白水。

倒茶时像真要喝茶一样。倒了两杯,坐下。殷勤地递给沃洛佳一杯)你不嫌太浓吗?

沃洛佳 (坐下)不要紧,我喝惯了。

〔叩门声。〕

沃洛佳 (连忙低声说)有人来了。快把那些一齐倒掉吧,不然太不好看了!(走到门前,开门)谁敲门?

〔大学生格里布上,从衣服上看,大概也不比他的朋友们有饱饭吃。〕

格里布 早上好!(愉快地)有茶喝?

帕夫利克 我们怎么能没有茶……请坐吧……

〔格里布脱掉外衣,瑟缩着坐到桌旁。〕

格里布 好冷啊!真冻坏了!

沃洛佳 这天气真可恶!

帕夫利克 你冷吗,格里布,来烤一烤,喝点茶吧!(从茶炊里倒了开水,又从茶壶里倒了点同样的白水;殷勤地把茶杯端给格里布,格里布奇怪地看了看茶杯里的清水,又看看沃洛佳和帕夫利克的茶杯。帕夫利克和沃洛佳哈哈大笑)

格里布 这是玩什么把戏?

帕夫利克 这是化学上的玩艺儿,是 H_2O 加热到摄氏八十度就得到。别名又叫——白茶。

格里布 只怕你们没有茶叶了吧?

帕夫利克 你猜得真妙!

沃洛佳 就是有茶叶也不成。

格里布 为什么?

沃洛佳 糖也没有。

格里布 真糟糕!你们这些死猪!

帕夫利克 你瞧——你好心对人,人家反倒骂你。

格里布 你们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沃洛佳 跟你一样。

格里布 不,我有钱!(掏出一只钱袋,伸手往袋里摸。沃洛佳羡慕地往钱袋里看)有三个铜板。

帕夫利克 你干吗上我们这里来?大财主!是想来寻开心吗?

格里布 (无精打采地)我想来问你们借点钱吃饭……

帕夫利克 这是你生来第一次吧?

格里布 (无精打采地)已经找过四个朋友了,谁都连一个子儿也没

有……现在人人都穷极了！

帕夫利克 这是职业恐慌啊！

格里布 可饭总是要吃的呀！

帕夫利克 法国政治家塔列兰 说过,他不认为吃饭是很需要的事……

沃洛佳 不是塔列兰,是俾斯麦说的。

帕夫利克 不管谁说的,反正都一样——争论这些总不能当饭吃……

格里布 喂,你猜我找到一本什么书？

帕夫利克 是课本吧？

格里布 什么——课本！是洪堡 的《宇宙论》。

沃洛佳 是吗？

帕夫利克 瞎说吧？

格里布 真的……在史书中是一本很难得的书……在初二那天,幸好被我找到了……

帕夫利克 能借给我看看吗？

格里布 怕不行;因为我借的期限太短了。

沃洛佳 你真岂有此理！拿到这里来,咱们一道看吧！

帕夫利克 你今天晚上带来,咱们关上门一道看……

格里布 这当然可以……

帕夫利克 你不骗人吧？

查理·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年),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1788—1791年任主教。曾任执政府、拿破仑一世政府(1807年前)和1814—1815年路易十八执政初期外交部长。1830—1834年任驻伦敦大使。

亚历山大·封·洪堡(1769—1859年),德国著名科学家,其弟威廉·封·洪堡(1767—1835年)为德国著名语言学家。

格里布 真的……我一定来……让大家一饱眼福！

帕夫利克 那好！

〔哑场。

沃洛佳 有香烟吗？

帕夫利克 有两支！（伸出两个手指）

沃洛佳 给我一支吧！

帕夫利克 将来日子长着呢；我们以后怎么打算呢？

沃洛佳 谁管以后呢！给我一支烟吧！饿得真难受！

帕夫利克 给你。（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把烟盒连一支烟递给沃洛佳。

他俩起劲地吸着）喝过茶再吸烟真觉得舒服极了……

沃洛佳 （在躺椅上愁眉不展地抽烟）

〔稍停。从墙外右边传来缝纫机声及女人的唱歌声：“坐着马车到教堂里聚会吧。”

帕夫利克 格里布，你还活着吗？

格里布 谁知道！

帕夫利克 格里布，你知道，沃洛佳是个野蛮人，差不多是原始时代的人。

格里布 为什么？

帕夫利克 因为他还没有摆脱拜物教时代，他崇拜牛肉饼！

沃洛佳 这有什么可笑，帕夫利克……别提了！你干吗开玩笑？
你高兴吗？

帕夫利克 唔，咱们说良心话吧！

沃洛佳 我现在不管什么良心不良心。

帕夫利克 沃洛佳，你说句良心话；如果现在有人拿高尚的公道和
肥腾腾的猪肉饼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

沃洛佳 现在我不选择猪肉饼！